

# 周总理对南通关爱有加

□晓宇



周恩来(左三)接见在全国率先实行公私合营的南通大生第一纺织公司经理张敬礼(右一)



1958年,周恩来与进京演出《老八路》的南通市越剧团剧组成员合影

## 名与南通 南通市政协文史资料专栏

1946年初,国民党再掀内战风云,在南通制造了白蒲事件。为了表达反对内战、期盼和平的心声,南通的进步青年、学生在3月18日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动当局极为恐慌,策划了屠杀进步青年的阴谋,8位南通青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南通惨案”震惊全国。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南通惨案》的社论。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人民的自由权利在哪里?——抗议南通大血案》的社论。周恩来在上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南通惨案,指出这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股反动的逆流。

1955年初,党中央决定创建核工业,在北京大学建立中国第一个培养核科技人才的教学基地——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将如皋籍核物理学家胡济民从浙江大学调到北京大学,任命为物理研究室主任,负责筹建和领导物理研究室的工作。随后两年时间里物理研究室相继培养出中国第一批核物理与放射化学的

专门人才。1958年,物理研究室扩建为原子能系,后又更名为技术物理系,胡济民担任首任系主任直至1986年。

1956年2月1日,在宴请全国政协委员的宴会上,毛泽东、周恩来与南通工商界代表张敬礼坐在第一席。周恩来与张敬礼交谈时,说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曾读过张謇的一篇文章《儿子怡祖字说》。同在一席的、刚从美国回来的钱学森也插话说,他在上小学时就知道南通张謇,因为小学课本上说南通是个“模范县”。

1956年至1958年,南通市建筑公司连续3年在江苏省建筑业竞赛中获优胜奖,被江苏省建筑工会授予优胜奖锦旗。1958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政治挂帅是勤俭办企业的保证》,报道南通市建筑公司“政治经济一把抓,勤俭办企业”的消息。这一年,江苏省城建厅指定南通市建筑公司员工赴北京参加国庆十大工程建设施工任务,并赢得了建工部和北京市建工局的好评。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还到北京施工工地亲切慰问了南通建筑工人。

1958年,南通的文化工作者和南通市越剧团创作演出反映南通建筑工人先进事迹的现代剧《老

八路》,并应邀到上海、南京、武汉、天津、杭州等地演出,皆获好评,共演120场,观众逾15万人次。剧团还为建筑工人慰问演出96次,深受欢迎。1958年10月,南通市文化主管部门负责人孙大翔及剧团团长筱白玉麟还应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剧团应首都建工部门邀请赴京演出,周恩来、朱德、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出席观看,演出结束后接见演员人员并合影留念。

1959年大兴水利,南通市副市长王敏之担任南通船闸建设总指挥。为赶在年内开挖29万立方米船闸土方,王敏之听取专家的建议试用水力挖土,调南通机车厂技术科的沈国治到地区水利办公室任技术指导,经会战攻关,试制出水力挖土机组试用获得成功。一台机组相当于500个人力。

后来,制造出25台套水力挖土机同时进人工地大显神通,保证了工程顺利进展。因此项重大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沈国治作为有突出贡献的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并收到周恩来的邀请函,参加了1959年11月5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盛大宴会。

周恩来三次亲切接见启东“棉

花姑娘”,在南通更是一段流传甚广的故事。

1963年8月,启东县主抓棉花生产的副县长秦素萍赴京参加第二次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亲耳聆听了周恩来的讲话,深受鼓舞。回到启东后,在全县办起了600多所红专夜校,培训植棉种粮人才,树立了36个红旗大队、72个标兵生产队,全面推广科学植棉,与如东县相绝始成亩产百斤皮棉县。

1965年3月,秦素萍再次进京出席全国第四次棉花生产会议。她代表启东介绍了粮棉高产经验。周恩来当众表扬说:“启东县人多地少,每人亩把地,半粮半棉。棉花高产,粮食也高产,自给有余,这个办法好。我们就是要树这样的典型。”

在第二天下午的座谈会上,周恩来和秦素萍相邻而坐。轮到她发言时,周恩来详细询问了启东有多少土地,粮棉各有多少面积、产量多少,如何预防台风等。秦素萍的回答令周恩来十分满意,并亲切地称她为“棉花姑娘”。

1965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产棉区要力争粮棉双丰收》,号召全国向启东学习,头版二条位置还刊登了秦素萍介绍启东工作经验的长篇通讯。

(图片由南通市政协提供)



## 江海风物

### 畚箕

□孙同林

畚箕曾经是农村的主要农具之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人上水利工程、冬天挑河泥、春季送肥下地等都要用畚箕,当然,秋天到地里收山芋、芋头等也要使用畚箕。有一首《爷爷的畚箕》诗写道:

小时候  
爷爷下地挑着畚箕  
后面放着石头  
前面坐着我  
后来  
畚箕中的石头  
越来越多  
爷爷再也挑不动我  
再后来,  
我便走出了乡村  
爷爷却永远离开了我  
只有那两只畚箕  
仍在演绎着  
当年畚箕中的人  
是否又挑起了畚箕  
.....

原来,畚箕还曾扮演过“抱”孩子的角色。因此,在畚箕身上维系着上下几代人的感情,甚至成为一种乡愁的寄托。

史料上说,在古代,畚箕是用荆条、或草绳、或篾竹等编成的筐类盛器,即畚箕。《左传·宣公二年》:“宰夫豚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杜预注:“以草索为之。”杨伯峻注:“其质为蒲或为草索……畚可以盛粮,”可以盛沙、石、粪、土等。

百度上对畚箕这样解释:是用木、竹、铁片做成的一种铲状盘,通常有一短把,用以收运从地板上扫除的垃圾、撮垃圾、粮食等,一般也用作农用工具,在农村比较常见。各地的畚箕有其特点,苏中乡里的畚箕是有分工的,分为两种,一种是家用畚箕,叫“江(音缸)芦畚箕”,用于扫垃圾、扒粮食等;另一种畚箕叫“篾畚箕”,用于挑泥、挑灰、担土等。百度上的注解或将两种畚箕混为一谈了。

江芦畚箕以芦苇制成(当年曾为一种江芦,江芦不是空心,内有肉),挑泥畚箕以竹篾作原材料,一对为两只。篾畚箕是以畚箕环和竹篾子编织而成。畚箕环由一根杨树枝,在小火上烘弯成U形,前宽后窄。然后由篾匠师傅用竹篾编织固定在畚箕环上。畚箕制完成后,用一根长度相宜(根据挑担者的身高而定)的绳子作系,固定在畚箕口的两只角和环的中间,将两根双头绳合并一处做成一个可容扁担头套进的“扣”。

在畚箕上曾发生过不少故事。

我的确是坐过祖父的畚箕的,我们这代人小时候坐过畚箕的不在少数。祖父带我去人家,怕我走不动,就挑一对畚箕,一头装点东西,一头坐上我。我高兴的时候就下来自己走一段,祖父把畚箕里的东西分到两头挑。我累了,祖父又将畚箕里的东西收归到一头,我再坐进畚箕。就这样,祖孙俩,一路谈谈说说,一路哄哄骗骗,“一日看尽长安花”,我一路兴奋。我想,当时祖父虽然累,一定也是蛮开心的。

畚箕留给我们的也不尽是浪漫和快乐时光,遇上挑泥的时候,畚箕带给我们的就是肩膀上的累累重负,肩上一担泥土,脚下磕磕绊绊,面对凛冽寒风,把原本白净的脸皮吹成灰紫、黝黑。肩上的皮肤成了厚厚的茧,脚底上布满了血泡,这就是畚箕带给我们的。其实畚箕也是无故的,它跟农人一样,承受着巨大的甚至是超额的重负。

“农业学大寨”期间,农村掀起平整土地高潮,人们几乎天天不离扁担畚箕。挑泥的日子是辛苦的,但是在猎猎的红旗下,挑泥的场面也是火热的,兴奋的,很富有成就感。

乡谚说:春天肥满筐,秋天粮满仓。这个筐其实说的就是篾畚箕。冬天,农人们忙着把河里捞上来的泥挑散到地里去,布在麦田间。寒冬时节,麦苗生长缓慢,用河泥作追肥,麦苗不怕压,还能保湿防冻。到了初春,用钉耙把河泥块打碎,叫“打麦泥”。施过河泥的麦子长势明显要比没有施过河泥的好得多。春天的时候,农人又把家里的灰肥(猪圈灰、羊圈灰、鸡窝灰、草木灰等等)送下地,作春耕基肥,这也是畚箕的功劳。

前面说的是篾畚箕,家用的江芦畚箕相对轻松一些,江芦畚箕还有分工,干净的作扒粮食用,有的则专用作清扫垃圾。旧时人家土灶烧草,锅膛里的草木灰也得用江芦畚箕来清理。另外,江芦畚箕还曾是当年人们嬉戏的工具——请灰堆姑娘。

那年,邻居说是要请灰堆姑娘,并邀请我去参加这项“神圣”活动。我去的时候,看到邻居把一张八仙桌子放在堂屋中央,香烛已经秉过。八仙桌子的两边各站着一个女孩,她们各用一根手指(记不清是哪根手指了,好像也有讲究)支撑着畚箕,让畚箕可以上下自由摆动。邻居正在对畚箕“咨询”相关事情,比如询问姑娘的嫁人、姑娘的运程,询问农业的收成等等,畚箕在女孩的手上不停地“磕头”,邻居说,这就是灰堆姑娘在作答。这的确有点玄妙。

农人们一直记得畚箕,用勤劳记着;姑娘们记得畚箕,用憧憬记着;庄稼们记得畚箕,用丰收记着。农人没有勤劳就没有了收获的期待,姑娘们没憧憬就少了摇篮的羞涩,庄稼没有肥料,就没了丰收的喜悦,还有很多的事,我们不知道,畚箕却知道。

##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 姚溱与《展望》周刊

□王士明

## 史海回眸

栏的党员负责人有:唐守愚、陈虞荪、姚溱、李正文、宦乡、王元化、钦本立等,均为一时之选。1948年5月1日,《展望》周刊正式出版。

《展望》上最受读者欢迎的是几个专栏。一个是姚溱用“波光”笔名写的“一周战局”;一个是宦乡用“仲高”笔名写的“周末专栏”;还有是陈虞荪写的“一周政局”等等。姚溱,通州金沙人。其父姚味香,1935年任南通县教育局局长。翌年辞去教育局长职务,至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1937年抗战爆发,姚味香回到家乡,任县政府第一科科长。1938年,中共江北特委成立,年仅17岁的姚溱参加了革命,在江北特委领导下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同年入党。当时,江北特委书记唐守愚等人作为姚溱的客人住在姚家,几乎天天能见到姚味香先生,老

先生总是客客气气,从不过问他们的活动,心照不宣。姚溱文思敏捷,才气横溢,工作时举重若轻,精力过人。1940年,他考取上海大同大学。1941年底,去淮南根据地协助梅益、唐守愚等筹建江淮大学,之后即留在根据地从事新闻工作。1946年初重返上海,担任地下党宣委会书记,迅速与在各报刊工作的地下党员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从1947年1月开始,姚溱用“秦上校”“马可宁”和“萨利根”的笔名,在以苏联商人名义创办的《时代日报》上陆续发表了许多军事评论文章,反映了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1948年初,为了职业掩护,也为了把《中国建设》这本学术刊物办得更好,由唐守愚介绍,姚溱到《中国建设》当编辑。1948年5月,《展望》周刊出版后,姚溱又以“波光”为笔名撰写一周

军事评论。他每周一篇的“一周战局”,及时而准确地报导和分析了战局,使读者对解放战争的进展心如明镜,从而备受读者欢迎,但也特别为国民党当局所注目。他们认为,只有其国防部中将以上的官员才能在看到有关绝密材料后,写出那么准确地军事、战局评论。所以,国民党特务曾经在他们的国防部里兴师动众,大肆折腾,要把为《展望》周刊撰写“一周战局”的“内贼”挖出来。

1948年下半年,姚溱所在单位“文萃社”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捕,姚溱跳楼受伤后被捕,送警察医院囚禁医治。经姚味香等人几个月凄风苦雨的辛劳奔波,托人营救,直到1949年春节前,姚溱才获得了“保外就医”的许可。姚溱出狱后,指导王楚民继续撰写“一周战局”专栏文章,直至秘密转移。

# 如城东大街古建筑

□程太和

## 老建筑

或四堂的宅居,并多带有庭院或园圃。如城东大街迎春桥位于东大街内城河上。初名先春桥。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44),原系木桥,明崇祯三年(1630)改为高石桥。清同治九年(1870)重修。民国14年(1925)改为砖石平桥,东西方向,为单孔砖石桥,长16.6米,高4.8米,中宽6.6米,涵洞阔3.6米。桥中央石栏有古石刻两方:“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行好事”。此碑由原西大街丰乐桥移来,系纪念丰家佬儿、乐家佬儿二老汉捐资建丰乐桥而立。

药王庙位于迎春桥东北河边。据史料记载,药王庙始建于唐代,清康熙年间因年久失修倾坏,乾隆三十六年

(1771)道士朱瑶章募捐重建,有正殿、后殿、万仙楼和厢房等,计49间。设静室,构药园,植百草。正殿供奉伏羲、神农、黄帝“三皇”塑像。悬有楹联:“人欲卫生,不须草木虫鱼,忠孝节廉皆是药;神存济世,纵有汞铅金石,顽残贪诈岂能医。”东西两厢有古代名医岐伯、扁鹊、华佗、孙思邈塑像和唐代以后名医画像。清代如皋药业公所附设于此。现庙房大部分仍在。秀女巷位于东大街迎春桥西侧。现长130米,宽1.5米左右,中有弯曲,青条人字形铺设,呈鲤鱼背形。秀女巷始建于南宋,巷中闺秀善刺绣、贴绒、灯扎以及工琴棋书画者颇多。清嘉庆年间出有女词人熊澹仙。她师从如皋

诗人江片石,诗词造诣极深,与文坛巨擘袁枚过往甚密,有作品被收入《随园诗话》中。因巷小,遮阳串风,夏日女子常坐巷内做女红,故又名女儿巷。郜家巷位于东大街迎春桥东侧,南起东大街,北迄东水关河南。始建于南宋,现长240米,宽1.8米左右。因明代州经历郜琏及其后人定居于此而得名。巷内北端有清乾隆进士范增辉住宅,门朝东,左右有砖砌破门,上刻“大夫第”三字,故又名“双阙门”。郜家巷3号现存清末两进四合院,格局完整;41号存清代民居两进,内有石碑;59号存清代民居一进,有书房、古树。如城东大街是个值得游玩的地方。东大街古建筑值得欣赏,更值得回味。